

春风风人

郑延益乐评集

(精编版)

郑延益

郑延益
◎ 著



春风风人

郑延益乐评集

(精编版)

郑延益◎著

叶延益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风风人：郑延益乐评集：精编版 / 郑延益著.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444-7314-9

I. ①春… II. ①郑… III. ①音乐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J60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5053号



责任编辑 张怡辰 于 喜
封面设计 郑 艺

春风风人——郑延益乐评集（精编版）

郑延益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插页8 印张 15.75
字 数 480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314-9/J·0509
定 价 59.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序

大约是十多年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当时香港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乐评，内容是对当时苏联的两位钢琴新秀的评论文章，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中深刻的分析和精妙的评解令我折服，并以其十分专业的眼光和极其大度的长者风范，预见了两位在当时并不出名的年轻人的远大前程和光明未来。另外，从文章中我感到作者虽然身处香港，但对我们内地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一点儿也不陌生，这又引起了我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文章作者当时的预言完全应验了，吉莫菲耶娃，当年那个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如今多次在国际大赛获奖并跻身世界著名钢琴家的行列。而另一位普列特涅夫，这位柴科夫斯基比赛金奖获得者，现在也已是集钢琴家与指挥家的头衔于一身，成为世界乐坛十分显赫的人物之一。当然我也记住了那篇乐评作者的名字——郑延益。

一个偶然的機會，我结识了张欣老师，但意外的收获还是通过她使我知道了郑延益先生的情况，也了解了这位我敬慕已久的老音乐家的许许多多，他一直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并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么遥远。

郑延益 1923 年 5 月 2 日出生于浙江慈溪，从事商业经营的父亲一生热爱音乐。郑先生 6 岁学习小提琴时就展现了极高的艺术天赋。8 岁时举家移居新加坡，刻苦的学习使得他的琴艺有了长足的提高。11 岁就上台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抗战爆发后他辗转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其中在上海停留的两年时间里他进入国立音专随艾德勒 (Adler) 学习并加入了工部局的管弦乐团，在当时清一色的外籍演奏员中只有他和黄贻钧、谭抒真三位是中国人。后来又在林声羽指挥的重庆中华乐团中任副首席（首

席为黎国荃先生)，1948年郑先生再赴新加坡。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根据国家的倡议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这时年轻的郑延益应谭抒真先生之邀，怀着一腔爱国热血于1954年回国任教。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专业是以人才的实力雄厚而著称于世的，它拥有当时我国最优秀的小提琴教师——谭抒真、窦立勋、陈又新、赵志华和郑延益，他们为我国的音乐教育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我国弦乐演奏事业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上针对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方法和技巧，郑先生也不例外。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别具一格的方法主要表现在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教授方法强调逻辑性与合理性，其中堪称一绝的是他“妙手回春”的指导。学习弦乐的年轻人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生理条件的先天性、早期训练方法的科学性等等）在学习上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可能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毁了一个年轻人从事音乐事业的梦想。而郑延益先生的绝活也在于此，他指导过许多有过这种“病灶”的学生，并运用合理的调整手段使之恢复了信心，并且在学习上跨进了一个新的层次。林涛由于挟琴紧，手指痉挛，在学习上碰到很大的困难，郑先生让他双肩放松，自然松弛地拉琴，声音一下子出来了，在毕业考试上演奏的曲目是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光彩焕发，以至于李克强跑过来对郑先生深深一鞠躬说道：“郑老师我服了你了！”沈冠恩的手又小又软，在练习上很费劲，自己也很苦恼，郑先生对她强调两个支点、指根起落，培养起良好的感觉，她自信心也增强了，结果能自然流畅地演奏《柴科夫斯基协奏曲》（篇幅所限，我只能举几例）。另外郑先生在上音的特殊贡献是以敏锐的眼光和高雅的趣味开创并建立了上音的室内乐教育和重奏训练课，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个女子四重奏组（初始成员为俞丽拿、丁芷诺（后为沈榕）、吴菲菲（后为沈西蒂）和林应荣）并于1960年在前民主德国的弦乐比赛中获奖，并让这一优秀的传统在上音一直保存至今。它延续后的辉煌时期是1985年，上音由李宏刚、李伟刚、王征、马新华组成的四重奏组在英国朴茨茅斯国际比赛中荣获第二名。郑先生又在上音开设了中提

琴专业，他调整了中、小提琴不分的混乱局面并使这个“灰姑娘”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这个专业除了沈西蒂外，后来又陆续培养出了张立国和肖红梅等人，这些成绩都和郑先生的努力分不开。郑延益先生一直都是一位智慧型的教师，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专治疑难杂症的“专家”，他热爱自己的学生也从不计较报酬，许多人都还记得他披着雨披推着“老坦克”去为学生上课的情景。由于家庭和各方面的影响，他在教学之余的另外一大爱好就是收集唱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郑先生倾其所能，用他自己不高的收入购置了大量的唱片资料，据当时去过他在淮海路寓所的人所回忆，当时郑先生收集的唱片不下数千张，堆满了几个大橱柜，都是他的挚爱，可惜在“文革”中毁于一旦，至今令他耿耿于怀。

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郑延益先生在“文革”中遭受了磨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身心俱疲。连他强调学生要像海菲茨那样拉琴、追求银子般的音色和葡萄酒般的韵味都成了所谓的罪证，不过相信如果当拨乱反正的春雷响起之时，他也一定会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张开双手迎接那个美好的春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等到那一天，1974年11月郑先生移居香港。离开了他生活和工作已久的上海，他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用郑先生他自己的话说是一路流着泪到的香港。

定居香港后，郑先生一边以授琴为生，一边在各种媒体上发表文章，以他的专业资历和极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很快在香港树立起了权威地位，和史君良、孔元诸先生齐名，并以“亚洲第一乐评人”的称号为文艺界所熟知。

郑先生的音乐评论文章学识丰富、理论精到、分析透彻、言辞锋芒毕露，读来令人佩服。他在香港发表的乐评文章不计其数，这些文章既有洋洋大作，犹如江海奔腾、气势如虹；又有寥寥数笔的短文，似谈心、娓娓而叙、沁人心脾。郑先生的文章既不是某种专业式的叙述，内容枯燥无味，语意冰冷；也不是某些“发烧友”式的文章，外行得让人不敢恭维。难怪有人说读郑先生的文章既教育人，又使人信服，一派的长者风范。

郑延益先生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良好的外语基础，这使得他一

直对海外的专业音乐活动很了解，能把各种和文化有联系的知识作为有机的补充。居港这些年，大部分来港献艺的音乐家，郑先生都聆听过他们的音乐会，和他们自由地交谈过，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世界性的著名艺术家。就算把范围缩小，以其专业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大部分的著名小提琴家郑先生都采访过、交谈过，能够有如此殊荣的人，在亚洲地区我看也只有郑先生一人。著名音乐家的普列特涅夫(M. Pletnev)在为DGG公司灌制《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全集》时就曾亲笔写信向郑先生征求意见；女钢琴家皮尔斯(M.J. Pires)把自己的肖邦练习曲集寄给郑先生请他提些意见；远在大洋彼岸的钢琴家佩拉希亚(M. Perahia)也专门来信请教并征询郑先生意见；小姑娘区美玲在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随加里·格拉夫曼(G. Graffman)学了六年钢琴，可是她妈妈说这六年长进不大，她亲自写信要求郑先生来教美玲钢琴，教她音乐。

郑先生不但熟悉小提琴演奏，同时又精通京剧和民族音乐，这又是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绝对不是那种沉溺于西方音乐之中“闻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假洋鬼子”。郑先生虽然身处香港(回归前的情况)但他依然十分关心内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他曾多次回内地进行文化交流，开设讲座(指导新人)。

我们在郑先生众多的乐评文集中精选一部分，编成这本集子以飨读者，希望它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东西，新的思考，对内地的文艺评论事业会有些许启迪和帮助。

在现代小提琴家中，郑先生最为推崇克莱斯勒和海菲茨，这个概念根深蒂固，这既使人感到他有一些固执，固执得使人“恼火”，又使人觉得可爱，可爱得让人有开诚相见之感。当然话又说回来，郑先生对以上两位小提琴家的观点是有其深刻的理论分析和论断的，有许多毋庸置疑的地方。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任何事物有争论、有不同观点都是正常的，更何况是艺术呢？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更尊重郑先生，更愿意去和他交朋友，更愿意去倾听他的不同意见。

郑先生热爱小提琴，可以这样说：他的左右手分别是克莱斯勒和海菲

茨，海菲茨的完美无缺和精确严谨是郑先生对于做人处事的一贯要求：严以律己，事事高标准；而克莱斯勒的温暖深意和细致入微又是郑先生对生活的另一面：云兴霞蔚、春风化雨，永远地热爱生活。

最后请允许我向丁芷诺、张欣和林应荣三位老师致以深刻的谢意，感谢她们对本书提供的许多资料和帮助，现在文集出版了，感同身受，相信她们几位和我一样会是十分高兴的，对那些编撰过程中的甘苦也永远不会忘记。

刘大可

1999年5月4日

记

在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提琴一直是没有独立地位的，它只是小提琴的附属品，常是人高手大的小提琴学生在需要时拿起中提琴或者小提琴学得不好就改专业为中提琴。那时也没有专职的中提琴教师，都是小提琴教师兼教。不少人都是只认得了中提琴谱表上中央C所在的位置就参加乐队或四重奏的演奏了。前不久在沈西蒂教授、蓝汉成教授以及青年教师刘念、盛利的带动下，在上海音乐厅由33人组成的中提琴乐团演出了“我为中提狂”音乐会，声音是如此浑厚统一。单中提琴一件乐器破天荒地独奏到二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七重奏直到大型合奏，形式是如此丰富，曲目从帕格尼尼《钟》到皮亚左拉《探戈芭蕾》，几乎包揽了古典、浪漫及近代各个时期的作品，让人们不但对中提琴这件乐器刮目相看，为其魅力所倾倒，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上音中提琴教学队伍的实力。这个巨变是几代人的努力，但是也可以追叙地看到郑延益——沈西蒂、吴菲菲——刘念、盛利一脉相承的师生情缘，郑延



益先生在管弦系对中提琴和四重奏两大专业的建设是功不可没的。

郑延益先生是新加坡华侨，早年在上海音专当过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学校还在漕河泾，他归国任教，还不

到30岁，是教师中比较年轻的。他教中提琴，学生有李德明、周宏恩等，也教小提琴，学生有苗坪等，后来又有沈西蒂、张欣、沈冠恩、吴菲菲等。他的教学和别的老师不一样，比如他的学生不用拉音阶、倒要花很多时间拉空弦。他认为练硬技巧不如练音准、声音等软技巧重要。他的英文极好，好到能给美军当翻译（此事让他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他又会气功（“文革”中批斗他时可能靠气功挺了过来）。他似乎又是个多面手，不但能教中提琴小提琴，也能教大提琴和管乐，乐队少了打击乐，他也能顶上，他还能打出爵士节奏呢。他曾带我们到刘诗昆父亲家听唱片，又经常在学校里四处逛逛，看到有学生练琴就说上几句。我那时还是附中学生会的学习委员，每周要出一期黑板报。有一天心血来潮找到了郑先生，请他对中学生谈谈有关保护小提琴的知识，没想到一开了话匣子他就讲了一大篇，对如何装琴弦如何擦松香都有一翻讲究，黑板报连续刊登了好几期呢。

1960年我和俞丽拿、吴菲菲、林应荣等接到要参加舒曼国际四重奏比赛的通知，那时我们很想为国争光但只会花时间拼命练，遇到音不准的问题，争了半天也搞不清到底谁不准。有一次郑先生在旁边看我们吵，不紧不慢地说了一番关于“纯律音准”的原理，我们豁然开朗找到了共同的标准，排练变得容易了。当我们比赛回来参加学生演奏会，听到郑先生辅导的一组四重奏，声音和音准之好令人惊讶，我们虽然得了奖，但自感不如，于是我们一致提出要求：希望教研组安排郑先生辅导我们四重奏。

郑先生教四重奏是从每个人的基本功入手的，他要求找到身体放松的感觉、要求竖起耳朵听音准、听发音。果然，效果就是不一样，这个时期，他教的中提琴学生如王家阳等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所研究的发音、音准、揉音等弦乐演奏新概念体系正在形成和开始成熟。可惜“文革”十年打断了这一成果，“文革”后在工农兵学员的教学中，郑先生的教学成绩非常突出，他指导从部队来的林涛可以在短期内奏出有相当难度的《迎春色换人间》；一个程度很浅的中学生施菊玲到文化广场在大乐队伴奏下演奏《刘胡兰协奏曲》，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可惜“文革”对他的伤害太大，他只得移居去了香港，郑先生错过了改革开放后教育革命人

才辈出的辉煌年代。虽然他经常回来和我们一起探讨教学，为我们的学生上课，把国外新的录音录像资料带给我们。听说我们学生四重奏要出国比赛，特意从香港赶来为他们上课，还把自己的琴给他们用。1985年和1988年李伟刚组和林朝阳组分别获得英国朴茨茅斯国际比赛第二名和第四名，中提琴手王征、张曼琴用的就都是郑先生的那把中提琴。1987年我带弦乐队去香港演出，他几乎每天都来听排练、给每个学生上个别课，看得出来他虽然人在香港心却一直系着上音，关心着教师和学生的成长。他对基本功的指导甚至有点“点石成金”的味道，左军、钱舟、薛伟都请教过他。没想到的是，在香港的郑延益还成了著名的音乐评论家，他所写的音乐评论涉及交响乐、室内乐、钢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等各个领域，而且他作为著名评论家也有机会接触到在中国香港演出的世界著名演奏家，与他们探讨演奏技术，艺术风格等。

郑先生的教学理念可归结为：

1. 基本功不是音阶、练习曲，而是要解决人和乐器的关系。学生要掌握乐器，弦乐器上的音准、发音是最重要的。

2. 技术是可以拆装（分解）的，把复杂的技术分解成简单的基本动作，集中训练后再形成连贯的技术。就像自行车，如果零件都是高质量，装配起来就是高级的自行车。

3. 先有技术，后有音乐，技术是表现音乐的基础。但这种技术是为了表现音乐的技术，而不是单纯的练习曲式的死技术，死技术练多了就会在表现音乐的时候露出练习曲的痕迹，成为音乐匠人。

纵观弦乐教学发展的历史，二十世纪后期已经不再是以让学生获得更快更难的技巧，或完成大量的协奏曲为目标，而是综合运用生理、心理、物理各个方面的知识培养出更全面更优秀的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弦乐人才（尤其是中提琴）能获得国际上认可，与郑延益先生所主张和提倡的新的教学思想不无关系，我们应该特别感谢郑延益先生。

丁芷诺

（2009年《我为中提狂》）

感恩永远 受益终身

郑延益先生于2011年7月2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年是他去世的五周年祭，特以此文追思先生的授业之恩。

1959年《梁祝》诞生后，我被选入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的“民族化实验乐团”，既要如系里其他同学一样修习学校所有的课程，还要参加乐队、女子齐奏组的排练和演出，整天都在拉琴。那时没有掌握正确的拉琴方法，很紧张，拉琴不放松，我和一些同学的手很快就坏了。左锁骨剧痛，左手臂像瘫痪一样举不起来，连梳头，系裤扣都疼得龇牙，根本无法再拉琴了。幸好，我被分到了郑先生的班上，使我避免了职业生涯的灭顶之灾。先生首先教我将头，颈部，肩膀放松下来，不要耸肩，歪头，夹着琴拉；然后用自然放松的新方法，左右手分别做最基础的练习，使我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我毕业后，先生仍骑着他的“老坦克”自行车，每周来我家上课，每次要超出两个小时，长达两年之久，不取分文。他陪着我从持琴，打指、持弓、空弦、反反复复地练，随时纠正指点，终于使我彻底消除了紧张不放松的状态，掌握了他的自然放松的新方法，做到了拉琴不吃力，脖子左面的印痕也随之消失了。在此期间，小提琴齐奏组常有排练和演出，我的右肘沉得比别人要低，常遭队长的“白眼”。为此，我还埋怨过先生，但先生总是莞尔一笑说道：“依勿要急呀！”坚持用他的方法训练我。后来我到电影乐团工作，经常是白天8小时录电影配乐，下班后6点至翌日凌晨录电视剧配乐，如此繁重的工作量，我居然能够愉快胜任，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我真正体会到先生传授的是小提琴演奏的核心技术，是使演奏者活力常葆的灵丹妙药。

郑先生给了我在小提琴上安身立命的根本大法，不仅使我受益终身，而且惠及了我的诸多学生。我50多年里先后教过的学生近300个，大多数是从三四岁开始启蒙的。不管是初学者还是程度较深的学生，我都要求他们先掌握先生自然放松的方法。他们中有近20人考入了上音及国外音乐学院，如把文晶、郭圣妮、杨振弋、朱雯霏等，毕业后分别考入中国香港管弦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底特律交响乐团等著名团体任职；还有黄蒙拉、付赢、徐沛琨（中提琴）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生考进上音后由于种种原因改学中提琴、低音提琴、甚至木管乐器的，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说明先生的方法对于器乐学习者是有普遍意义的。多数后来没有做专业的学生，也都以拉琴为特长考入南洋模范，格致等重点中学，以及清华、复旦、交大等名牌大学的乐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当年在上音播下的种子，如今已在国内外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也是对先生功德的最好的回报吧。

郑先生是归国华侨，精通英文。他在上音任教期间，给我们带来了经他自己提炼过的很多海外弦乐演奏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使上音的弦乐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些在我参与编纂的《春风风人——郑延益音乐评论集》一书中有诸多表述。此书出版后，在音乐界正如一缕春风拂过，一时洛阳纸贵，大家争相传阅。

先生教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我愿意谈一些个人的理解：

“放松”和“发音”是郑先生最为重视的两项基本要求。和通常强调“硬技术”（颤音、伸指八度、十度、双泛音、左手拨弦等）的训练不同，先生更强调“软技术”（持琴、持弓、指根关节的起落、空弦、揉弦、音准等）的基本功培养。他认为，拉琴的生理动作是可以拆分和组装的，把自然放松的习惯做到下意识、自动化、以简驭繁，今后的技术发展的空间就可无限扩大，维持生理机能的时间也可无限延长，一开始花很长的时间来练习这些貌似简单的技术，其实是一本万利的事。

1. 小提琴是托在手上，而不是耸肩歪头夹着拉的。因此，持琴有两个支点，一头搁在锁骨上，肩膀、颈部和头都是放松的；另一头由左手从下

面“抄”上来托住琴颈。在固定把位或上行换把时，头是无须碰到腮托的，可以自由转动；下行换把时才用下巴轻勾腮托，以防琴身脱离头颈。

2. 手指在指板上的起落按弦，应完全是指根动作。用抬高——快下的无声练习培养手指的独立性和颗粒性，而不是煽动手掌，将手指“送”到指板上去。

3. 右手持弓，手指应像手臂自然下垂在体侧那样保持微圆，每个关节都是放松的，像是没有拧紧的螺丝，随着弓子的上下运行而活动。用这种方式自然持弓，四个手指均衡地“坐”在弓上，而弓“坐”在弦上，完全依靠手臂的自然重量。运弓时不紧不压，拉起来琴弦完全震动开来，发出的是饱满而醇厚的木质声音；这和持弓时手指伸直，手背向左侧倾压，手臂重量靠食指压在弦上挤出来的金属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4. 手肘位置的灵动性。左手肘要随着四根弦的不同位置和把位高低左右移动。把位越高，手肘越要往里（右）跟进。右手肘则要反复寻找四根弦十个不同平面的舒适位置上下调整。

5. 调性音准。小提琴的音准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不同，是为了突出音符进行的倾向性而随着调性变化的。比如三音不要高，六音不要低，导音要贴近主音；升号音符要往前一个音符靠，降号音符要往后一个音符贴，要用带着空弦蜂鸣音来校对音准等等。这些对于训练耳朵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

今天，国内外音乐学术活动交流的环境比过去好太多了，可是郑先生在几十年前倡导的原则原理依然洋溢着勃勃生机。我常在想，如果先生没有受到“文革”的迫害，如果先生后来没有被迫移居香港，以先生之才华，假以时日，极有可能孕育出他所期望的中国小提琴学派。斯人已逝，我们今天追思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张 欣

2016年6月

开场白

那天我在“丝竹轩”唱片店选购唱片时，店主突然把我推到一位长者面前说：“这位便是我常常提起的郑老师。”只寒暄数句，郑老师立刻提出一定要到我家中造访，数天之后郑老师便成我家中座上客。郑老师要求欣赏的历史性小提琴录音我也幸运地拥有大部分。聆听不久，郑老师不客气地说：“你的音响组合的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乐队的造型乐句气势十分好。可就是有一样东西不好，小提琴不太像！”郑老师一语道破了我数月来苦苦思索而未能解决的声音上的问题。自从换了音响新组合，就是弦乐声音怎样弄也不理想，比起以前的一套大型组合只做到六七成，深感音效不传真。经专家一说，我决心把自己的想法和结论付诸实际行动。接着他又说：“我有一套平价的发声东西，不过小提琴音质还算可以。”多年来的经验令我现在看问题较现实，从来不会对未体验及研究清楚的事物加以否定或肯定，更不会轻看别人。又过一个多星期，我这回成为郑老师的客人，第一样找的便是音响组合。在一个柜里面，我看到一个土制前级连着一个只用功放部分的力士(Luxman308)，唱盘也是力士连臂配AKG唱头，喇叭是已停止生产的中国香港制品，只是随便地摆了一个不对称的位置。我坐下来期待着奇迹，没想到奇迹就出现了，这套千元价值组合活现了一个八成真切的小提琴声音，我不得不信服。郑老师还说初配时表现更加真实，数年后的今天看来有部分东西退化，以致效果不如以前，我立刻问：“你怎样搞出这么真的音色？”“不是我，我不懂。是爱群公司和他们

一位工程师的功劳。我只会听，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像，他们也弄了好几个月，才达到理想。”为了百分之百了解真假琴音分别和一些技术上的疑问，我请求老师在琴上示范，老师立刻应承。这个晚上我得益不少，数日之后，我得到老师首肯，带了我的几位朋友一起上门学习。我们这班人都被这套和高价组合相比十分之一价钱不到的平价组合弄到呆若木鸡，感叹不已！

由此可见，一套价值不高的器材只要配搭得当，再经音色调校也有一定的优势，而某一两处优点，可能还会比价值高了不知多少倍的顶级（Hi-End）组合尤胜一筹，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在“知足”和“目的”上作一番思考。

相信提起了郑延益老师，香港很多音乐界人士对这位慈祥博学的长者有所认识。郑老师曾经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长达20年之久。门下的弟子多已成为国内知名的音乐家，其中包括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丁芷诺。不久之前，丁教授带领一队四重奏到英国的朴茨茅斯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比赛，击败了另外十队外国参赛者而夺取银牌，亦同时获得演奏莫扎特作品的表演奖。郑老师多年前在上音创立的中提琴专业，今天亦由跟随郑老师学艺的沈西蒂副教授主持。沈副教授的弟子肖红梅也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国际中提琴大赛荣获两年也没有发过的金奖。郑老师另一门生是现正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教小提琴的沈冠恩副教授，她的学生董昆年初勇夺梅纽因国际比赛少年组金奖。自从郑老师移居香港之后，这三位副教授和他也不断地有书信来往探讨求教。

郑老师多年来仍以教小提琴为乐，目的只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成全一些对这门艺术有浓厚兴趣的有志之士。郑老师的技术与声望当然不容置疑，他的教学方法也非同一般。我想他是希望学生是为学而学，而不是为考试而学。我听他说过：“当一些带着子女到我这儿的父母听到我的‘警告’都会望而却步！”这是一个什么“警告”呢？“你希望你的子女日后有机会成为小提琴家，很好，我可以教。但你要他们参加什么考试的话，我保证他们不合格，因为我不盲目地教授这些误人子弟的课程和

方法！”

各位读者现在应该对这位老师已有些许了解。郑老师是一位典型的艺术家，个性很强，他认为不对的事，说什么也不会做；为人率直，绝不会虚与委蛇。他的际遇也有许多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他自己的老师其实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父亲是一位眼镜店店主，郑老师小时候常常在楼上习琴。一天一位外国妇人来店购买眼镜时刚巧听到他的琴声，便要求一见，一看是位小孩子，爱才心切，便自动收郑老师成为她的唯一学生。她便是玛杰利·诺思(Margery North)，英国的一位女神童。

郑老师除了有不凡的小提琴造诣之外，更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音乐与演奏的绝对艺术，他研究的领域不止于提琴一系，对钢琴等其他乐器也有深入的了解，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室内乐和歌剧等都为他所爱好。谈到历史性录音更如数家珍。郑老师的博学广见令我庆幸能够结识这位良师益友，并且郑老师经常会提供学术性和趣味性的题材给大家，这真乃吾等晚辈爱乐人之幸运啊！

冯炜国